爬楼梯的人

三十一楼的天坛边沿站着一个人。

南方冬季，临近傍晚，流云冲走阳光，今天是个阴天。

孩子们在小区的草地上相互追逐打闹，他们的未来还很漫长；老人们坐在初见朽坏的长椅上拉着家常，虽然已经早已所剩不多。但这个人，却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伫立在那高台的边缘，身后就是那万劫不复的百米深渊，只有我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转身。

毫无疑问，这个人想要做的事情显而易见。这种事情，有些人装作理解说他们勇敢，有些人拒绝理解说他们懦弱。于是，在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会有人站出来拼命阻止他们，也总会有人甩下一句“你怎么还不去死”一类的话绝尘而去。而这是一种名为“人道主义”的自大。固然，在公众场合做出这种行为的人没有权利要求旁人不发表任何见解乃至采取某些行动，但旁人似乎也不曾拥有干涉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一个僵局，但双方都自行避开了问题的核心，在问题的表面周旋，最终占据了优势的人获得了主导权，纵使干涉达成时，当事人有着千般的理由，但这个世界又有何时讲过道理？

或许他曾是一个生意人，被自己信任手下的人调换了股份从此一步步被自己的公司清理出局，还欠下了他这辈子都还不起的债务，以至于使他足以发现他原来是与一群陌生人成为了家人并再次与他们成为了陌生人，他已对人生没有更多的期望；又或许她还只是一个女大学生，因为自己的父亲所结下的血仇正在被人追杀，已经过了两年逃亡生活的她深深地明白着他们抓到她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比起被抓到后非人的生活，这已是她最好的解脱。或许他曾是一位律师，在所谓良知的驱使下将过多的帮众送进了监狱，在一个雨夜，父母、妻子以及女儿都被人用锤子敲成扁平状后，这是他最后的选择；又或许他只是一个少年，一次练习中无意接触到了一个庞大的黑暗网络，依照其中的线索，保护自己计算机社中一个已经被列入名单的学妹，但在被更大的黑客组织插入构建攻击的伪造线索后，同样被列入名单的他唯有自行了断。当然也有可能，他只是一个正在冥想的自然派修行者罢了。

但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个，旁人都不能做出任何干涉，这些旁人不理解，这些旁人没有权利。

他转过了身，孩子们依旧打闹着，老人们依旧说笑着。而我站在他的身后，推了他一把。

人，最原始的情感便是恐惧。人心并不是什么坚不可摧的东西，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有自己的软肋。人，是充满了感情与信仰的生物，所以在遇到所不能理解的事物时才会恐惧，在遇到问题时才会想要逃避，然而聪明的我们想到了尝试理解与解决问题，我们的愚蠢却让我们忽视了尝试理解本身就是曲解，解决问题本身就是逃避，而这是一种事实。人，躯体受伤会遭受痛苦乃至死去，精神受创则会丧失理智乃至走向疯狂，虽说我们只是装作很有理性，理智这种特质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正如神的旨意不可揣测一般，衣服的作用就是要穿在身上看上去像衣服，理智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相信我们有别于那些构成我们生产体系的牲畜，尽管实际上似乎没有区别。

人会绝望，而绝望分为两种。一种没有希望，身在其中的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做任何事情都无济于事，如同将其抛入深海，窒息是这个人所能感受到的唯一，随后在窒息中挣扎，在挣扎中渐渐麻痹，最终在麻痹中走向灭亡；一种包含着希望，被它缠身的人往往以为自己还有翻身的一天，在绝路与看似存在可能性的绝路间做出选择，如同被掷入深渊，眺望着头顶的一线天，幻想着自己爬出去的一天，随后在幻想中挣扎，在挣扎中使希望渐渐转变为绝望本身。

但绝望中的人是无法踏出最后一步的，人是是充满了感情与信仰的生物。人感激生命，迷恋着这个伤害他的大千世界。人信仰太阳，渴望像它一样永垂不朽。人是痴迷且迷信的生物，始终不愿背叛这个背叛了他的世界。但人终究是人，人最终会发出呐喊，人还会愤怒，愤怒将如流云一般冲走恐惧，而恐惧与它所统治的一切将如阳光一般被冲刷殆尽，只留下一片心灵阴霾，这是一个背叛者的灵魂发出的呐喊，他将在这声呐喊中走向他的永恒。

随后，我拉住了他。然后走下了天台的边缘。

这是我的选择，只因我有无限热爱的权利，我还心怀眷恋，我还无法愤怒。

即使我的一生毫无意义也没有关系，我根本不在乎接下来的我将会过得怎么样。因为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限热爱的权利。

南方冬季，阴冷的晚风吹过无人的天台，爬楼梯的人向下走去。

2017-03-04

仑质Penxil